



樂音的們子孩



告母性

——代序——

世間做母親的夫人們！我要稱讚你們的幸福與權威：人間最富有靈氣的是孩子，而你們得與孩子為侶，幸福何其深！世間最尊貴的是人，而你們得為人的最初的導師，權威何其大！

你們的孩子，不是常常認真地對你們提出不可能的要求的麼？例如要你們給他捉月亮，要你們給他摘星，要喚回飛去的小鳥，要呼醒已死的小貓，這等在我們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們認真地要求，志在必得地要求，甚至用放聲大哭來要求。可知這明明是他們的真實的熱情。在他們的心境中，這等事都可能——認真可能，所以認真地提出要求。故

他們的心境，比我們的廣大自由得多。我們千萬不要笑他們爲童稚的癡態，你該責備我們自己的褊狹！他們是能支配造物的，絕非匍匐在地上而爲現實的奴隸的，我們所可比。

你們的孩子，不是常常熱中於弄爛泥，騎竹馬，摺紙鳥，抱泥人的麼？他們把全副精神貫注在這等遊戲中，興味濃酣的時候，冷風烈日之下也不感其苦，把喫飯都忘卻。試想想看，他們爲甚麼這樣熱中與農夫的爲收穫而熱中於耕耘，木匠的爲工資而熱中於斧斤，商人的爲財貨而熱中於買賣，政客的爲勢利而熱中於奔走，是同性質的麼？不然，他們沒有目的，無所爲，無所圖。他們爲遊戲而遊戲，手段就是目的，他所謂「自己目的」，這真是藝術的！他們不計利害，不分人我，即所謂「無我」，這真是宗教的！慎勿輕輕地斥他們爲「兒戲」！此間大人們一切活動，都是有目的的，都是爲利己的，都是卑鄙齷齪的，安得像他們的遊戲的純潔而高貴呢！

你們的孩子，不是常常與狗爲友，對貓說故事，爲泥人啼笑，或者不問物的所有主，擅取鄰兒的東西，或把自己家裏的東西送給他人的麼？宇宙萬物，在他們看來原是平等的，

W-104/19

一家的。天地創造的本意，宇宙萬物原是一家人，人與狗的階級，物與我的區別，人與己的界限……這等都是後人私造的。鑽進這世網而信受奉行這等私造的東西，至死不能脫身的大人，其實是很可憐的，奴隸的「小人」；而物我無間，一視同仁的孩子們的態度，真是所謂「大人」了。

夫人們！這不是虛飾或誇張的話，請各拿出本心來，於清夜細思，一定可以相信天地
的靈氣獨鍾於孩子。而他們天天傍在你們的身邊，夜夜睡在你們的懷裏。你們的幸福何其深呢！

孩子是未來的大人，是未來的世界的主人翁。然而他們的心是造物的支配者，本來不預備到這世間來做人。所以如前所述，他們不諳這世間的種種情況。最初指導他們的，便是你們。他們驚訝這世間乍明乍暗，你們教之曰「這是晝夜」；驚訝這人類乍有乍無，你們教之曰「這是生死」。漸至山川，草木，禽獸，魚蟲，種種知識，最初無不由你們傳授。善

惡，邪正，美醜，優劣等種種意見，最初無不由你們養成。他們墮地的時候，對於這世間毫無成見，猶之一張白紙，最初在這白紙上塗色的，是你們。這最初的色是後來所添的一切色的底子，基礎。你們現在的教訓，便是預定他們將來的人格。你們現在的指示，便是預定將來這世界的方針的。人類，世界，在你們的掌握中。你們的權威何其大呢！

世間做母親的夫人們！所以我要稱讚你們的幸福與權威！

然而夫人們！幸福越深，權威越大，母親越難做！人類的母親特別難做，不比做牛類，羊類，豬類，狗類的母親的容易。牛，羊，豬，狗的母親，只要餵乳，或者乳也不必餵，只要生出，就可畢母親的能事。做人類的母親，決不那樣簡單。因為人類有文化，有精神，有靈感，不但一個肉軀而已。大智，大慧，大聖，大賢，與夫惡徒，白癡，奴隸，走狗，所負的軀體是一樣的，所異者只是一個心。主宰這個心的最初的方向的，是夫人們！你們現在的教訓，是預定他們將來的

人格的；你們現在的指示，是預定這世界的將來的方針的。所以要當心：現在的燈前小語，已經種下將來立己達人，或殺身禍世的根苗；而現在的舉手投足，也許埋伏着將來的國家的革命，世界的變遷的動機呢！母親的責任何其大，母親何等難做！

夫人們！不要害怕，不要灰心！教養孩子的方法很簡便。教養孩子，只要教他永遠做孩子，即永遠不使失卻其孩子之心。

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謂赤子之心，就是前文所說的孩子的本來的心。這心是從世外帶來的，不是經過這世間的造作後的心。明言之，就是要培養孩子的純潔無疵，天真爛漫的真心。使成人之後，能動地拿這心來觀察世間，矯正世間，不致受動地盲從這世間的已成的習慣，而被世間所結成的羅網所羈絆。故朱子的註解說：「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所

謂「通達萬變」所謂「不爲物誘」就是能動地觀看這世間，而不受動地盲從這世間。常人撫育孩子，到了漸漸成長，漸漸盡去其癡獸的童心而成爲大人模樣的時代，父母往往喜慰；實則這是最可悲哀的現狀！因爲這是盡行放失其赤子之心，而爲現世的奴隸了。

要收回這赤子之心，用「教育」的一種方法。故教育的最大的使命，非在於挽回這赤子之心不可。孟子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放心者，就是放失了的赤子之心。夫人們是孩子的赤子之心未放失時的最初的教育者，只要爲之留意保護，培養，豈不是很簡便的麼？

大人們的一切事業與活動，大都是卑鄙的；其能庶幾彷彿於兒童這個尊貴的「赤子之心」的，只有宗教與藝術。故用宗教與藝術來保護，培養他們這赤子之心，當然最爲適宜。從小教以宗教的信仰，出世的思想，勿使其全心固着於地面，則眼光高遠，志氣博大，即爲「大人」。否則，至少從小教以藝術的趣味。音樂，繪畫，詩歌，能洗刷心的塵翳，使顯出

片刻的明淨。即藝術能提人之神於太虛，使人得看清楚世界的真相，人生的正路，而不致沈淪，摸索於下面的暗中了。

然而夫人們！這工作全憑你們來做，是你們所獨有的事業與功績。所以我仍是要稱讚你們的幸福與權威。

這冊書，是關於西洋樂聖的逸話及名曲的解說，是請母性者講給孩子們聽，或給孩子們自己讀的。這書與音樂學習沒有直接關係，但有整頓音樂學習的態度的大效用。因為一般人——尤其是中國人往往視音樂為茶餘酒後的娛樂物，消遣品；不知音樂研究的嚴肅與音樂效能的深大，因而輕視音樂，永遠不得其道而入。讀此書可知自來西洋的樂聖的研究何等高深，與音樂的效能何等偉大。因之可矯正其對於音樂的觀念，而蒙受音樂的惠賜了。原著者日本田邊尚雄先生，出版者日本文化生活研究會。全書共十章。前八章的譯文曾連載於新女性雜誌。今並譯後二章，刊成此書，以奉獻於我國做母親的夫

樂音的們子孩

五
人們與小朋友們。

譯者誌

目錄

- 第一回 名耀世界的「月光曲」……………一
——朔拿大的話——
- 第二回 擬奉獻於大拿破崙的「英雄交響樂」……………八
——交響樂的話——
- 第三回 樂聖的悲愴的最後的勝利……………一五
——斐德芬的話——
- 第四回 慶祝空前的戰勝的千人大合唱……………二五
——合唱及管弦樂的話——
- 第五回 因奮鬥而得最後的榮冠的人……………三六

	—— 寧高耐爾的話 ——	
第六回	歌劇「羅安格林」的故事……………	五
	—— 歌劇的話 ——	
第七回	神奇的懷娥鈴的所有者……………	七
	—— 帕格尼尼的話 ——	
第八回	勝似百萬言的說教的一曲……………	九
	—— 罷哈的話 ——	
第九回	威動王者的太晤士河上的船樂……………	100
	—— 亨代爾的話 ——	
第十回	家庭音樂教育上的注意……………	102

第一回 名耀世界的「月光曲」

——朔拿大的話——

從前，在德意志的有名的萊因河畔有一個叫做蓬的市鎮。這市鎮裏統是貧民窟。一天晚快，有一個男子在一條小路裏沈思而徘徊着。這男子正是當時稱為世界第一的音樂大家裴德芬（Ludwig von Beethoven, 1770-1827）。裴德芬到今日還被賞讚為西洋音樂的神。

偶然走到一家很醜陋的茅屋前，裴德芬似乎嗅了一驚地立定了。這是因為這醜陋的茅屋中有好聽的披雅娜（Piano 即鋼琴）的音流出來；而其所奏的曲，正是裴德芬所作的「F調奏鳴樂」（Sonata in F），一個很難彈的樂曲。

「噢！這樣的茅屋中，有誰在彈我的曲？」裴德芬自言自語地走近窗下去，傾着耳朵

聽。不一回，忽然披雅娜的音戛然停止，同時聽見一種可愛的女子的聲音：

「唉！不行不行！這樣難的曲我到底不會彈。一生只逢一次也好，總想聽聽裴德芬先生的演奏。」

回答的是一個男聲：「聽說這回柯洛格拿的音樂會中，裴德芬先生演奏很好聽的樂曲；評判好得很。我只要不是這樣窮，無論多麼貴的入場費也給你去聽；像現在顛顛地逐每天的生活，真是沒有法子。且忍耐一點罷！這幾天內也許你的好運要來了。」

於是又聽見女子的聲音：「那裏！我說說罷了。要阿哥牽掛，真是不敢當了！」那女子似乎哭泣着的樣子。

聽到了這等話的裴德芬，不能自禁，就突然推開了那外門而走進屋裏去了。

屋中只有一個房間，只點着一支小蠟燭，滿室薄暗，望過去只見人們的模糊的顏貌。叫做阿哥的那個男子，面色似乎因營養不良而蒼白，一心地在那裏做皮鞋。這是一個皮鞋店裏的工人。

在這皮鞋工作檯的旁邊，放着一架舊而壞的披雅娜。在披雅娜前面，一個衣服污穢，卻又有清白之感的十六七歲的姑娘坐在椅子上。仔細一看，可憐這姑娘的眼睛是盲的。因為裴德芬突然無言地闖進來，那阿哥就立刻停了工作，問：「先生是誰？有甚麼貴幹？」

裴德芬說話不出似地吃吃地回答：「我是音樂家。想來奏音樂給這位姑娘聽的。」那阿哥聽了這話，詫異地說：「那是感謝極了！這般貧乏的人，實在沒有甚麼禮物可以敬客呢！」

「啊，甚麼禮物都不要！剛纔我在外面聽了你們兩位的話，很不高興；我想彈一曲披雅娜給你們聽，就唐突地闖進來，失禮得很！」

「原來這樣！那真是感謝了！不過這樣污舊的披雅娜恐怕不中用呢！」

「不，甚麼披雅娜都好。姑娘的眼睛看去似乎不自由，她怎樣學得這難彈的樂曲的？」

那女子怕羞似地紅暈了面孔，回答說：「這不是學得的。我們以前所住的房屋的鄰

家，有一位上等的夫人，她每晚彈這曲，我只是隔窗聽熟來的。」

裴德芬聽了這番話，更加覺得可憐，就無言地坐到披雅娜前面去，開始彈一曲了。音響美得很，使人決想不到從這樣污舊的披雅娜會發出這樣美妙的天女似的聲響。那女子自不必說，連那皮鞋匠也似乎怕自己的呼吸會妨礙這美麗的音響，而屏息地聽着。

裴德芬忘記了自身，出神地奏着。在鍵盤上飛移的指，電氣似地動着。兄妹二人的眼中自然地流出淚來。

曲彈完了，裴德芬想要立起身來的時候，湊巧窗裏吹進一陣風來，把蠟燭火吹熄了。那晚上月亮分外好，清光通過了窗，照到披雅娜上，在這清幽的月光之前，一切事物都美了。想立起身來的裴德芬，也感動於這美麗的清幽的光景，仍舊無言地坐在披雅娜前了。這時候好比從夢中漸漸醒來的阿哥，立起身來，低着頭問：「先生到底是誰？」

裴德芬不答，而開始另彈一曲。彈的就是起先那女子所彈的，裴德芬作的F調奏鳴樂，聽了這彈奏的兄妹二人，好比觸了電地突然立起來叫：「噢，你就是裴德芬先生！」

裴德芬彈完了這曲的第一章，就立起身來想歸去了。狂喜的兄妹二人，左右攔住了裴德芬說：「無論如何請再彈一曲！」

本性重情的裴德芬，不忍堅拒而歸，就再坐在披雅娜前面了。

這時候月色愈加清冷，將那女子的半身，映成蒼白色的，石膏像似的有神；披雅娜的鍵盤，受着銀一般地美麗的光輝。感動於這神聖的光景的裴德芬的心中，自然地湧出了一個美的音樂。

「那末就以這美麗的月光為題目而作一曲罷！」說過之後，裴德芬就照所想出的在披雅娜上彈出了。起初是靜的調子，所描寫的彷彿在廣大的海面的彼端，清麗的月靜靜地透出水面而登天，白砂都像晶瑩的玉一般發着光輝；森林，曠野，都爲了這月光而如畫了。不久之後，調子立刻激烈起來，淒涼起來。這好像是在天的一方有許多妖靈出現，在月光中遊戲，奏出不可思議的音樂而狂舞着。曲愈進愈急，終於變成怒濤飛散似的淒慘而又似莊嚴的聲響，不可言喻。聽着的兄妹二人，彷彿感到自己昇天，茫然自失了。

不久之後，兄妹二人漸漸蘇醒而有知覺的時候，裴德芬已經不在了，裴德芬彈完這曲以後，立刻走出，飛奔回家。乘未曾忘卻的時候，拿出五線譜紙來，費了一晚的工夫把剛纔彈的樂曲記錄出。這曲就是世界有名的「月光曲」，爲裴德芬傑作之一種。「月光曲」英語叫做“Moonlight Sonata”。Moon就是「月」，Light就是「光」，合起來就是「月光」。Sonata意譯曰奏鳴樂，音譯曰朔拿大，是用一種特別的作法作成的樂曲的總名。這特別的作法，要詳說起來很難。簡單地說，是距今約百五六十年之前起於德意志人及奧斯德利亞人之間的一種音樂。那時候奧國的罕頓（Franz Joseph Haydn, 1732-1809）德國的莫札爾德（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意大利的克萊孟典（Muzio Clementi, 1752-1832）等音樂大家，所作的朔拿大很多。裴德芬繼這班人之後，作了許多非常好的朔拿大，其中月光曲是最有名的。又朔拿大，統是在披雅娜或懷娥鈴（Violin）上演奏的，沒有歌詞。朔拿大曲普通都很長，由四個（有時三個）部分作成，其第一部分名曰第一樂章，大都是快速的，但月光曲特別是靜的。其第二部分名曰第二